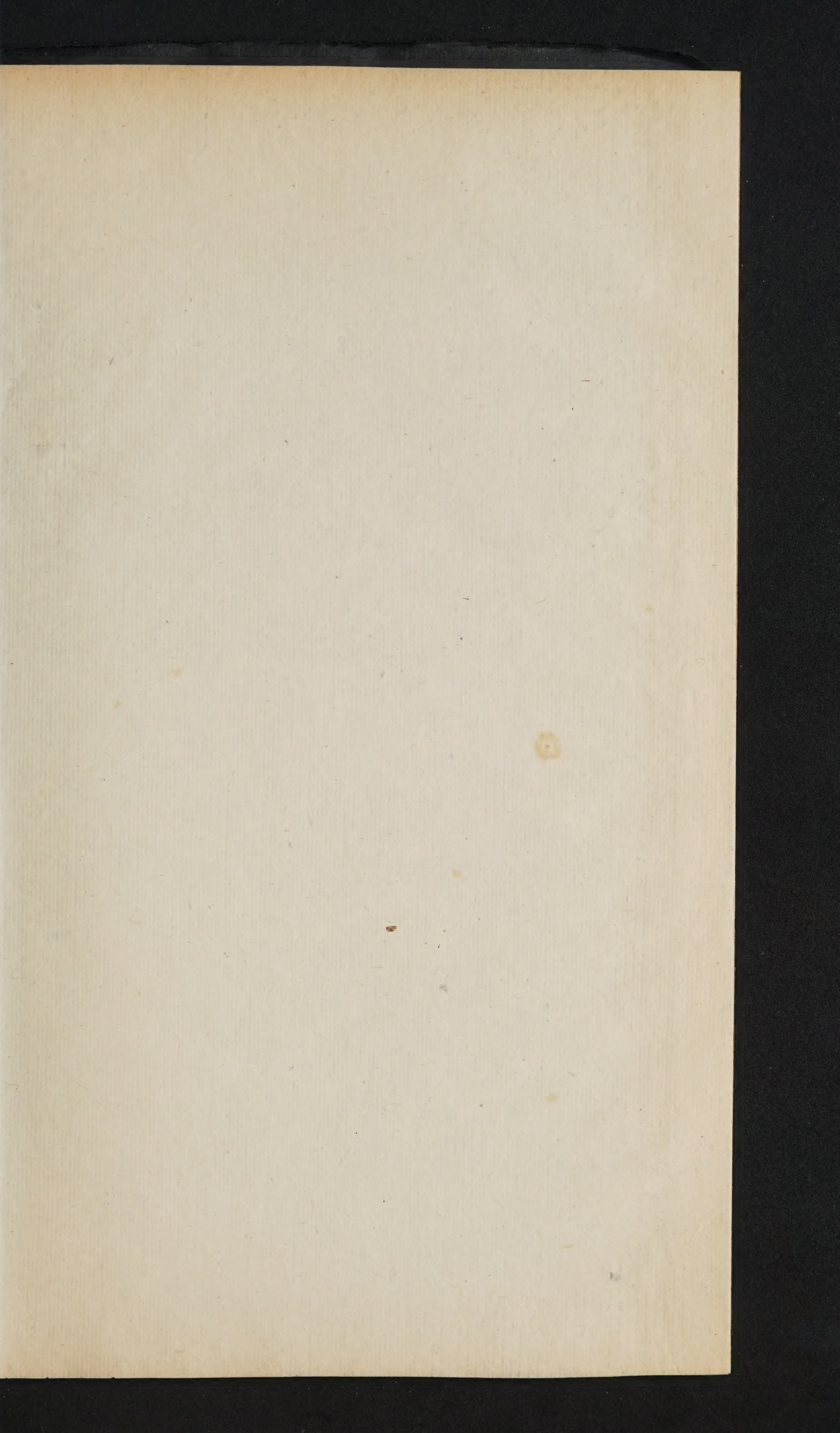




續藏書卷十目錄

內閣輔臣

續藏書卷十目録終

設內閣之始

續藏書卷十

內閣輔臣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 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

史、李善長死、縉言善長出萬死佐 上得天下、爲勳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柰何希望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冤、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旣時時敢直言、 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 諭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 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侍詔、請遣

後　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　召縉密議縉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　上怒乃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　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　上見　東宮而還漢王乘隙

譖縉遂徵下獄三年死獄中死年四十七縉喜引扳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　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　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鎭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雖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兆

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纔集一時兎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

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距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釆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咸布於朝省縣歷清華椎埋嚚悍闒茸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符章刑履之賤衮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忱恂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恠誕

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 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

儔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
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
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
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
奏上　成祖以示　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
之　東宮問緝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
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
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
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

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潤略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宮張與恃寵而横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　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豐贍書小楷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録云　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黄淮胡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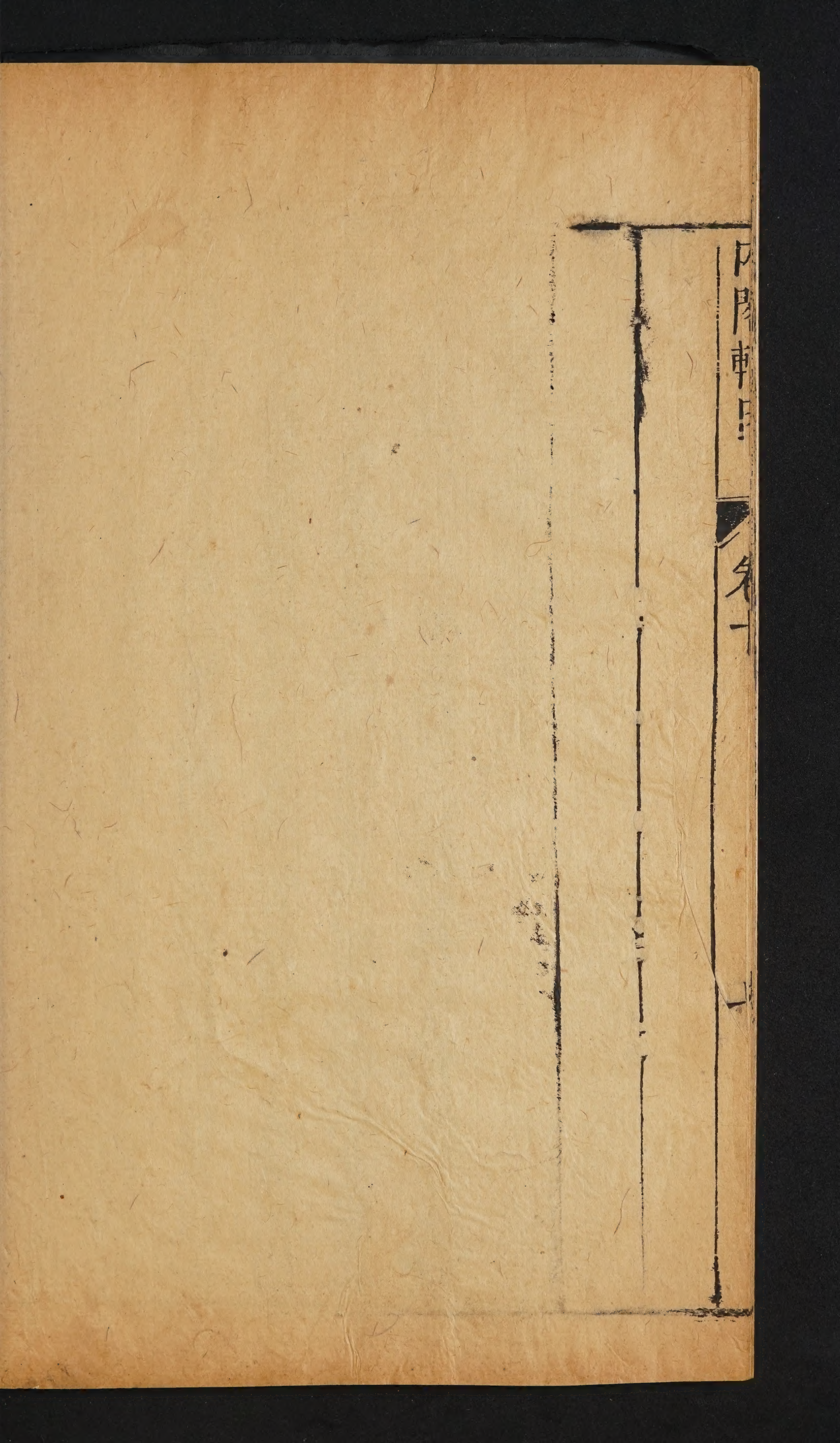
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死、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
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
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録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
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大
有所感、即命所親信夏原吉迎 太子於南京、
傳信録云、宮闕初成、 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賚之、又云、中秋節、開宴
賞月、而月爲濃雲所掩、 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

一闋、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懽甚、賜飲至東白、

閣學記云、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覲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慴、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與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咨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救

曰悲夫、

瑣綴録云、　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旣而解令覘胡、見胡如厠回、問家人餧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　上諭縉曰、皇考訓　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爲昭鑑録、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爲賢君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為皇太子、命淮為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

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旣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日夜窺伺間隙譖言監國之禍適淮進奏行在　上大怒逮繫獄中十年　仁宗嗣

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 仁宗晏駕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 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 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瑣綴録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譽毀同列

縣笥瑣探云　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　上特嘉奬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羲獻書以黃文簡淮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

日跪階下臨搨上問卿得所書來否淮即出書

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　上曰當令與二十八

人同胥淮對此人尚在匠籍須例與飲食給筆劄於

是即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胡廣解縉再

覲省愆錄乃知淮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

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

事七人縉既雉罹廣亦蟪夭惟文貞秉鈞文敏謀幄可痛

淮之蒙詬其可知也

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陽謀幄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圜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嘗詬簡牘、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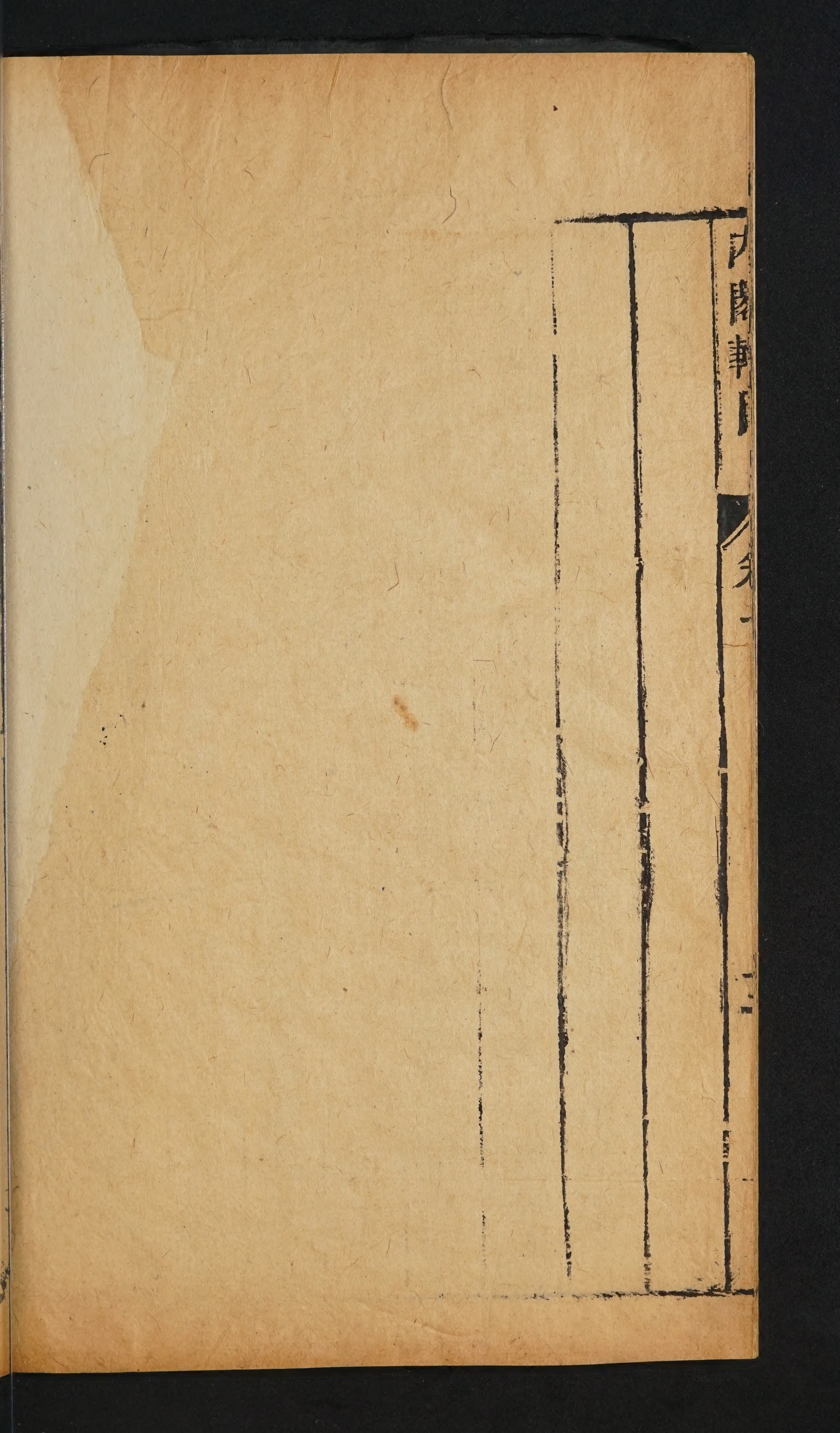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内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 文皇即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 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内

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
詔奪情、儼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儼學
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 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賜
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
業、八年、 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
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
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
務然 朝廷大制作、凡修 太祖實録、永樂大典、悉

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
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
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
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楊溥歷
内閣少保卒爲時名臣

天順日録云胡順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
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
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紞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會 成祖即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内閣于東角門内、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諭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 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 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
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
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
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為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
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
嶺南土簞諸物、或得其目以進、 上閱之、無士奇名、
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
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
病、未徃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為物

徵甚當無他意　上遂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
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即命與諸尚書皆
覯、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目字、衆
謂二三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
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
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
輔導　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其德秀學術純正、閱
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
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士奇曰、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
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
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
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
殿下孝敬無比 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
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
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 上以命我可遣代乎
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
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

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　上悅十二年正是日食　上問禮部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

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聞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内以　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

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

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 皇太子、太孫、及諸皇

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

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

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 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令

即遣鴻臚寺寺丞周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

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 皇太孫勤學好問、 上命

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蹇義、同舉儀智、衆以

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

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卽遣　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顧急未有所與、士奇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旣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

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未荅、震退徧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今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荅、明旦、 上素冠麻衣絰、出視朝、文臣

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　上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

領牧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令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内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

也、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内批豈眞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陜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勑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容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 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

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梁乞賜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　上監國

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悉寛宥今追理仲成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韙之　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勑奬諭二月　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　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　陛下二三年獲全歸

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諭、當以璽書開諭、上遂命士奇書勑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

戒　上以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
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
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于於治茲以己意創製楊貞
二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
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是知
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
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
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下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上問楊榮榮亦力贊 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勑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唯三子今 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勑吾

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懌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　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　上復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大臣皆言此黎利之譎

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弱 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待 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决六年七月日既久

上微行至士奇宅士奇扣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
社稷自輕　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年二月
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
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
用奏授以官後以贓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
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
爲小人所誣　英廟卽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
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

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勑令大臣舉保自玆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　宣宗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

奏請、聖意允愈、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
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遂爲謗語、專
欲隳壞　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　聖斷、
只依　先帝勑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
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
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
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蠻反、太
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
參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

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
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
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
書曰、卿歷事 祖宗、寔惟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
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
禮自處、以副倚毗、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
贈太師、謚文貞、嗚呼、功成名遂身退、難矣哉、然士奇
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録云、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

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
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　上諭
士奇曰、　太皇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在宮中、談卿
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
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
言、不避迕意、方議事時、　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
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
皇帝之盛德、願　陛下常奉　聖訓、
野記云、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

尚有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嘗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領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

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鏨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縣筒瑣探云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為文 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 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

永年茫然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
眞、大、臣○筌小○一○義○
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 國初
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益
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
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
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
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羡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跅弛魁
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

仲之末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如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死于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　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頌繫尋宥之二十年秋　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頌繫逾旬乃釋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　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

憂交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幸得
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　上曰卿吾不幸後誰復
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閱月　上
崩又云宣德三年　上謂朝臣貪濁柰何公對曰貪
風始自永樂末年　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
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
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逵廉東楊曰
當時亦唯方賓有貪名　景陵即位顧東楊問今日
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

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　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惟榮耳臣等皆遠不及　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為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　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　裕陵即位冲年　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蠲逋慎獄作養生民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

頗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　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斂戢七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　李贄曰可知　昭聖臨朝　裕陵幼沖既委仗公公亦義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爲公病當病公不汲汲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迭逆子也時有李賢王翺商輅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蓋汲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公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

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思三楊輔
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唯陽斂陰施
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
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
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
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子

